

# 序 言

梁曉出書，命我作序，誠惶誠恐。

時至今日，早已自認有點活得跟不上趟了——許多事情既看不大懂，也想不大明白。試想那出書之事，摺在早年一直被自己看得有些鄭重得近乎神聖，想像作者動筆之前應熏香沐浴，字斟句酌，生怕千慮一失，百密一疏，招致罵名倒還事小，如若謬種流傳，貽誤他人，卻絕對會成為難以解脫的負擔。

寫書尚且如此，更何況為人作序？

然而如今的世界，已是絕然不同了。各色人等，各種題材，或縱論天下，指點江山；或針頭線腦，雞零狗碎；或深思熟慮，廣引博徵；或白天發臆症，晚上做噩夢，均可累月積年，編排成文。無論何人，無論其出身、背景、學歷、聲望，只要自認為有益於世人，只要與出版商談好題材，只要寫夠了句子，湊夠了銀子，就可以結集出版了。

出書的變化，使我不得不努力提昇對於當前世界的認識：這世界真是變得「平」了。

初識梁曉，是在上個世紀末的1997年。當時，筆者供職的集團公司人事部送來幾位中山大學的研究生，在我這裡實習。那時的梁曉，意氣風發，靈氣四溢。先在王小強博士的麾下參與一系列重要課題的調研。隨後，又在亞洲金融危機時期，直接協助我參與了所在集團債務和管理重組的極為艱鉅複雜且繁重的工作。

20世紀八、九十年代，我所在的集團公司曾經演繹了香港歷史上最為神奇的故事：以兩百萬美元起家，短短十幾年，超越了無數香港的百年老店，一躍成為名震香江的五大紅籌公司之一，旗下管理著五家香港上市公司，逾萬受僱員工和近千億的資產……。無盡的桂冠和榮耀，1997年，正是這個集團公司最為輝煌的時刻。然而，金融風暴狂飆突降，龐然大物轟然倒地。

為了應對這突如其來的危局，我受命協調集團的重組工作。在前後約兩年時間裡，外對兩百多家國際上大大小小咄咄逼人的追債銀行，內面集團內幾百家形形色色狀態各異的下屬企業，縱橫捭闔，聲色俱厲，外加磕頭作揖，總算獲得了一個還算說得過去的了結。而在此過程中，梁曉可以算是我一位十分倚重的助手。

我相信，以梁曉的專業背景和工作性質，這一段工作的經歷，為她觀察世界提供了極為有利的視角。在這一過程中，梁曉親眼目睹了原本漁歌互答、波瀾不驚的大海是怎樣在瞬間掀起了驚天駭浪，目睹並親身體會了金融風暴給香港社會各層面所帶來的突如其來的破壞和難以抗拒的衝擊。在這一過程中，梁曉還有機會置身於最為鮮活最為典型的案例之中，對這些案例進行最直接深入的觀察和剖析。應該說，這是一種十分難得的生活積澱。以此為基礎，可以使她對於當前世上盛行的種種經濟理論、經濟假想，以及源於這些理論或假想的種種經濟政策，有更為獨特的理解和他人所難以企及的深刻認識。

時光荏苒，一轉眼，亞洲金融危機的發生，竟已是十年前的事情了。

十年時間，世界又發生了十分鉅大的變化。香港，已然從浩劫後的殘局中重新站立了起來，其 GDP 值取得了 40% 以上的增長，其股市更是逼近兩萬九千點高位，遠遠超過 1997 年金融危機前的最高水平。中國大陸的經濟，更是取得了讓世人矚目的業績，除了 GDP 的年增長始終保持在 10% 的水平之外，中國政府持有的一萬多億外匯儲備，已然是十年前的十倍，名列世界各國之首。變化的中國大陸和香港，是置身於一個同樣迅速變化的世界裡的。美國著名新聞人托馬斯·佛里德曼的名著《世界是平的》，是對這些變化進行頗有趣味描述的最具名氣的一部著作。筆者曾跟風趕潮，對這本書作過瀏覽，無論如何，書中對於鏟平世界的十輛「推土機」，尤其是對於 PC、視窗技術、網絡技術的分析和描述，對於外包、岸外生產以及供應鏈、內包的描述，都給人以無盡的回味和深刻的啟示。

然而，人們能否由此就認同「世界是平的」呢？閱讀梁曉的著作，使我同時又感受到了一種不同的視角和分析，尤其在讀最後兩章時，竟不由得產生了一種略帶滑稽的猜想：是否出於謙虛的原因，才使佛里德曼先生沒有把美國政府和兩院，列作本應名列前茅的「推土機」？

梁曉書中所討論的問題涉獵甚廣，涉及大量深奧的理論和複雜的運作，以筆者之淺見，恐遠非一兩本書可以說得清楚。然而，筆者願借此機會向有緣在此相聚的讀者建議：無論你對本書的觀點認同與否，請為我們的國家和人民祈福吧，因為我相信，等待我們國家和人民的路，註定不會平坦。

康典

2007 年 10 月於武夷山